

粵海舊聞錄(九)

祝秀俠

香翰屏儒雅風流

香翰屏墨林將軍，粵中宿將，早歲參加革命討陳，北伐，剿匪，抗戰諸役，戰勳卓著，將軍雖久歷戎行，然精擅文藝，儒雅風流有「半個書生」之譽，富收藏，精鑑賞，復善書法，草書寫孫氏書譜，逸勁有奇氣，半生戎馬，倥傯中而臨池不絕。

香氏不獨精於書，且精於詩、聯，抗戰時駐節惠州，奉派為閩、粵、贛總司令，別惠州時賦詩四首云：

「破敵收兵負夙期，撫綏每歎德支離，盟心惟指雙江水，題壁難磨互別詩，自笑英雄同狗盜，可無身手縛蝦夷，繁燈清酒湖亭夜，獨為災黎繫去思」

「塞雪炊沙力已殫，風風雨雨總相干，療饑遠轉瀟湘粟，拯溺瀕瀕浩瀚瀾，就使嗟來求食易，何堪兵後竟凶難，補瘡剜肉徒為計，赤米奚謀戰士餐」(時惠州風雨成災)

「繫纓飾馬此臨邊，風急霜嚴敢自憐，塞外伏屍盈百萬，關中流血逾三年，覆巢幾見能完卵，煉石曾傳竟補天，真個據鞍猶可用，鉛刀蒿箭也當前」

「白榕擊賊有蒼頭，生死風波念漏舟，夏室一成恢禹勳，楚人三戶復秦仇，但教折箭能謀國，安見投鞭不斷流，黑子彈丸吾故物，雄藩況是古循川」

香氏個儼多情，其艷體詩亦饒情致，早年行軍嶺南曾有艷情詩十首，茲錄其五。

「短短扶梯曲曲廊，麝蘭溫軟玉生香，凝脂滑水纔窺浴，悄別紅燭理晚妝。」

「捧巾淪茗細周旋，恰是雲英未嫁年，客邸風光能幾度，寒宵杯酒證姻緣。」

「鷄聲啞啞趁宵征，此去洪都二百程，俄傾流連俄傾散，殷勤勞爾問歸程。」

「恨比恆流沙數多，臨流欲渡尚蹉跎，彷彿漳贛江邊路，底事飛翻妬婦波。」

「粉鬢脂香夢裏親，刀環放馬老征人，胡謔一段風流話，撲溯迷離假仰眞。」

其對聯亦多佳句，題某地山亭一聯云：「憑欄弔韓夫子祠，如此江山既讓前賢留姓氏，把酒酌馬將軍墓奈何天地偏將殘局付英雄」。駐軍某地時，其地風景頗佳，題聯云：「灑酒絕紅塵，千頃田疇五畝宅。婆娑饒古意，兩章周柏一唐槐」。

軍次雁門關時，有聯云：

「弔明妃墓入雁門關積雪滿長空，塞外風雲

來鼓角。濯難老泉謁叔虞廟名園留片刻，眼中鷄犬亦神仙」。晚陳可鈺將軍聯云：「公眞百粵人，豪虎節留輝，代有英才光武德。我是一師部曲，寶刀既老，愧無良策濟時艱」。某年在台往遊礁溪，宜蘭縣新建一游泳池，林縣長請其撰一聯，即接筆立就，云：「莫為炎涼隨俯仰。漫將身世論浮沉。」極工貼。

李福林北伐誓師詞

北伐時曾任第五軍軍長，後升任國府委員之李福林氏為粵中軍界耆宿，其人其事均足一紀。

李氏尚義任俠，少年浪蕩，出身草莽，但富國家思想，忠勇見稱於人。辛亥革命時，穗市反正，時胡漢民任粵省都督，於大東門設收編民軍處，江湖英豪，均願効命受編，李氏即報名投効，報名時以「燈筒」為名，負責人詢其寫法，亦茫然不知，蓋李氏渾名為燈筒，因當年手無寸鐵，以燈筒作武器，稱雄於市井者也。遂以「燈」字編作民軍番號，稱燈字營統領，後李氏以燈字不雅，請改為「福」字營，並取名福林，意謂藁者祿林，今日則福林矣。

福林設營部於廣州河南，以深得市井民心，

從之者衆。而李氏甘苦與共，極受部衆擁戴。國父在粵開府，嘉其忠勇，倚爲地方臂助，而李氏竭誠服從領袖，之死靡他。北伐時獲正式編爲第五軍，致力統一，効命沙場，其名益顯。

北伐誓師之日，李氏亦集隊曉示曰：「今日出師，國家爲上，你們兄弟，須聽我這個契弟命令，而我則聽上面大契弟之命令。完了。」其言簡意賅，實可圈可點。

李氏痛恨共黨，民十六，共匪在廣州暴動，幸賴其督師由廣州對岸河南夾擊廣州共黨暴徒，穗市得以救定。抗戰時粵垣陷敵，日人多方誘勸返粵，而李氏大義凜然，隱居香港，及港地陷落，又聞關赴渝，共赴國難，其舊日部從在珠江三角洲一帶，因常困擾日軍，使廣州日僑，不能安寢。

李氏於大陸陷匪後，復僑寓香島，有果園若干畝，藉以自給，曾數赴台灣小住，調候當局，



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第五軍軍長李福林將軍。

以年暮多病，回港就醫，終至不起。其對國家鄉邦之助猷，固已永垂不朽矣。

胡漢民臨終一棋

胡漢民展堂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逝世，有謂五月九日逝世者，實則九日先生昏倒，不省人事，惟尚有呼吸，右臂不時牽動，直至溢血漸壓迫腦中樞，始撒手人寰，自昏迷至死歷三晝夜，是則其逝世之日當爲十二日下午七時。

自民國二十年冬，寧粵和談在上海舉行，經十日及七次會議之討論後，雙方提出之問題已協商完滿，爲求黨內團結起見，發表聯名通告，決定分別在京穗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雙方提案均交由四屆中央執委會在南京舉行之第一次全體會議處理，並同時改組政府。推林森爲國務主席。蔣中正、汪兆銘、胡漢民三人爲中央政治

會議常務委員，主持中樞黨政大計。唯胡氏自四全會後，即南返廣州，時粵省仍在西南執行部時期，由陳濟棠、蕭佛成、鄧澤如等主持，胡雖未列名組織，但諸人仍推爲馬首。迨古應芬逝世，陳濟棠原爲古所提挈而起，對胡雖至尊崇而實有距離，胡旋赴港寓妙高台休養，每月由省庫撥付胡公館用費二萬元而已。

民二十三年，汪精衛從國外漫游歸國，道經香港，約晤胡氏，彼此交換國是意見，時汪由國府發表爲行政院長，胡勸汪不就來粵，汪不同意，汪并反謂粵中實力派亦未必能接納胡之政治主張。兩人意見相左不歡而散。胡氏有詩云：

「故人喜任恨奚如。胸腹平生未可輸。肯信出門無直道。嵇康慵作絕交書。」

蓋不屑汪之戀戀行政院長，有絕交之意也。胡氏體質素弱，中年後罹高血壓症，復以憂時傷亂，憤世嫉俗，偏急抑鬱之性，益增病況。說者謂胡早年革命，不遑寧處，恐營養不足，恆日食雞蛋四五枚，其時尚不知蛋黃足以增加膽固醇，日久遂使血管硬化，血壓增高，此亦爲其致病之一因。

胡居港鬱鬱，經鄒魯及各方友好勸其暫出國一行。廿四年春，胡決定歐遊，隨伴者爲程天固，陳翼平、劉平，及其愛女木蘭。胡有句云：

「從吾游者道之合，尚有人馬斗以南。又試攜兒行萬里，十年舊事抵深談。」

旅途跋涉，遍歷歐洲各名都，抵德國柏林，入某著名醫院體檢，經名醫檢驗，發覺胡心臟有異，因告程天固曰：「胡先生有心臟嚴重病，壽命至多只有一年，應早回國，以免加速病狀惡化」云云。

胡返抵廣州，陳濟棠率粵黨政學各界代表千餘人熱烈歡迎，特在東山梅花村建一新屋供胡安居。

胡氏在穗定居後，西南要人常相晤敘，其妻兄陳融（協之）在粵秀山麓有一別墅名「頤園」，頗饒園林之勝，胡氏日常在頤園盤桓，在穗名公鉅卿文人詞客亦多在頤園作宴文酒之會，陳融爲西南政委會秘書長，與胡爲郎舅之親，文采風流，與胡極相投契，酬和之作，以此時爲最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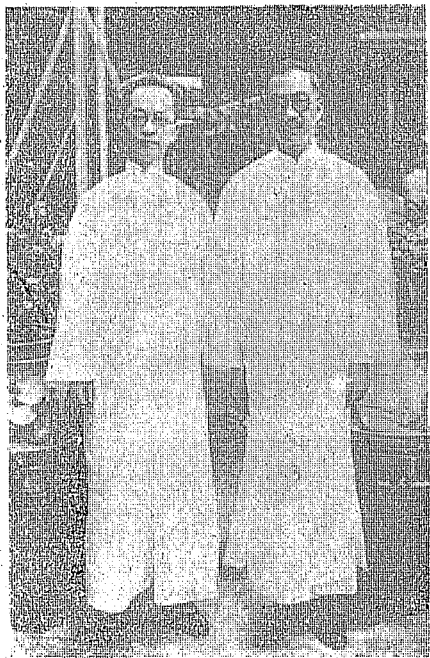
五月九日，胡到頤園飲宴，晚飯之後，胡邀石光瑛譚惠泉奕局，胡固嗜此道，唯兩戰俱北，復與陳融西席潘景夏下象棋正聚精會神，躍馬出車之際，忽一聲長吁，人隨傾欹，一時頤園賓客大驚，其女公子木蘭，急扶持之，座中有醫師鄧真德即施救治，旋德籍醫師柯杜亦應召而來，診

斷為右腦溢血，胡先生則已昏迷不省，歷三晝夜針藥罔效，一代元勳竟撒手人寰矣。

國民政府明令褒揚並予國葬，令云：「國民政府委員前常務委員立法院院長胡漢民，調贊總理，倡導革命，豐功偉烈，中外同欽，乃因罹疾逝世，國喪元勳，民失師保，追懷往績，允宜特予國葬，以昭尊崇，茲派居正，蕭佛成、孫科、許崇智、孔祥熙、葉楚傖、林雲陔、劉紀文、區芳浦、陳協之、胡毅生為國葬典禮籌備委員，着即依照國葬法組織辦事處，在廣州擇定葬地，敬謹舉行，一切節終典禮，務極優隆，用示國家崇德報功之至意，此令。」

北江飛來寺神話

清遠峽山，為廣東北江一大名勝，千峯拱接，世稱十九福地。唐宋明清歷朝詩人，多有遊峽山詩，如李翹、張九齡、宋之問、蘇東坡其著然者。峽山飛來寺，相傳為神力移來，蕭梁時有二神人化作遊方居士前往舒州上元延祚寺謁主持



胡展堂（漢民）先生晚年與王寵惠合影。

僧貞俊大師云本峽居清遠上游，建一道場，足立勝概，師能去否？貞俊禪師唯諾，是夜大風雨暴作，黎明啓戶，則琳宮紺宇，一望莊嚴，已移運至峽山矣。因賜寺額曰飛來寺。當寺由吳中舒州飛來時，觸梅嶺缺去一角，今南雄雲封寺，名掛角寺者是也。

寺自飛來之後，代有修葺，相傳唐神龍年間重修時，殿柱大木，神運而至，不籍人力。明崇禎年間毀於火，說者謂前者飛來今飛去也，旋由張公鏡心修復之。清康熙二年，平南王尚可喜又加修葺，其「重修飛來寺碑記」尚有云：「峽居清遠之上游，梁普通年間舒州延祚貞俊禪師卓賜處也。從峽二山神之請，一夕隨風雨飛來，由是師亦旋至，負荷大法，闡揚正教，自蕭梁迄今千有餘年，……不數先年提兵度嶺，底定東粵，於軍旅稍暇，修葺寺院之破懷與道途之傾卸，況此寺乃古道場也，依山枕石，俯瞰江流，日歲已久，闌若圯頽，斷碑殘碣，滿目荆榛，有識者見之，能不惘然，不數正欲克復前規，王妃舒氏患病垂危，焚香立願，修寺祈福，果遂痊可。……原來這一次的修葺，還是托平南王妃舒之福。

乾隆五十七年夏，峽寺忽遭水劫，佛殿山門，悉被沖塌，後由省憲修復。民國十五年廣東民政廳長古應芬曾以古寺樹木時被砍伐或縱火燒山，經該縣呈報特由民廳出示禁止，其告示云：「峽山飛來寺為清遠名勝古蹟，自應愛惜保護，現據報古寺樹木時被歹徒砍伐並放火燒山，種種騷擾，除飭縣認真查禁外，嗣後無論何人，倘對該寺再行滋擾，定行嚴拿究辦，決不寬貸，切切此佈。」

清遠驅虎碑掌故

清遠故老言：縣境多高山峻嶺，巉巖榛莽，多虎患。明正德年間，南海霍韜（文敏公）朝京過清遠，維舟峽山，聞峽之上下，人民遭虎噬食者二三百數乃移文於峽山之神，責其有失神職，立碑而去，忽一日，震雷。擊殺四虎，他皆走死溪澗，虎患頓息。至嘉靖間，有寺僧仆碑，虎復肆吻。僧懼復擊碑，患始息。萬曆丁亥年，虎又出吉河鄉，噬震林木，磔裂者百有餘人，毛血灑莽蔽間，居民結隊持刀盾始敢就道，譚者股栗色變，時幸尹為陳堂蘇，聞之惘然，遂為文禱於土神曰：「某不佞為天子司牧此方，期與吾民休養生息，以毋負任使，爾告河守圖之神，亦奉帝命以衛我邦國，今聖神在御，山嶽旨神靡不効靈，寧能縱虎為患戕殺吾民，吾願與神約，自今以始，陰逐猛虎，還之故山，勿使害人，不日將率鄉人立廟祭祀，爾將血食世世，或以下吏無隱德不足以動神聽，某將祭告城隍轉聞上帝，神當有幽責，毋後悔。」云云，此驅虎文與韓文公之驅鱷相類，禱畢，旬日後，虎患竟息。

陳濟棠拔擢人才

杜如明言：陳濟棠主粵時，留意秘書人才，曾公開招考，報名應考達數百人，取錄十人。試場中，供茗烟以助文思。試題為「弔黃花崗文」，榜發之日，首選為新會縣人王樹，號雪溪。即以總部中校秘書任用，伯南親自召見，禮遇有加。其傑作為人傳誦一時，文曰：「有生必死，何足動心。沒世無名，古來共疾。是以劉生慷慨，遺恨并州，文相從容，捐軀燕市。莫不厲長存之浩氣，懸萬丈之光芒。而人傑地靈，足壯山河之色，遺孽餘烈，彌增風景之思。若使綠水依然，青山宛在，而英雄事故，流沫披紛。能無愧乎？粵以辛亥之年，黃花崗諸烈士，舉義旗於羊石，行為世先。氣寒虜胆。疲兵

再戰，恍同李尉之風霜，殺敵登陣，無殊申子之咆勃。全師盡墨，勇士喪元。欲有甚於求生，事非今之所有。嗚呼！烈矣！昔杜陵詭蜀相之祠，韓公祭田橫之墓，猶望千秋而遙集，曠世而相感。矧流風未泯，故老能言者哉？所望忠烈之魂，來歸息壤。歲時之奠，無恨首邱。函光結而馨烈流，芳澤彰而名秀著，從此黃花瑟瑟，長為晚節之香，白楊蕭蕭，非復愁人之樹，庇此貞魄，以壯山靈。蓋坯土埋忠，青山之事也，萬流仰烈，後死之情也。時因展謁，百感如沸，敢據所懷，敬弔山骨。」

此文駢四儷六，措詞典瞻，於風簪寸燭下，率爾操觚，非積學文詞之士，不克臻此。杜如明君是役亦與試，取錄在十名內，故王樹掄元之文距卅年猶能記誦云。

「客途秋恨」作者謎底

吾粵南音「客途秋恨」一曲，歸籍皆知。此曲作者，歷來多以爲是浙江繆蓮仙所撰，自道其與麥氏妓女之一段哀痛情史。繆名良，字兼山，號蓮仙，生於浙江杭州，廿三歲入縣學，成婚後子女衆多，授徒爲活，廿八歲，父母俱亡，以會



清末民初學人羅燮公（惇愚）遺照。

試屢不第，乃浪游各地，於嘉慶十五年來廣州，游幕齊縣，生活頗潦倒。五十三歲就館廣寧縣，偶回廣州，於珠江花舫中遇張豔幟之麥妓秋娟，兩情倦戀，無奈，乍聚又別，蓮仙返廣寧，相思不已，然又無力爲之脫籍，時值世亂兵荒佳人音杳，情懷寂寞，因作此曲以自慰，時蓮仙年已五十有六矣。計繆留粵前後計有二十六年，享年當在七十外，是否在粵逝世不知其詳。繆曾有尺牘留存，名「嚶求集尺牘」，有廣益書局版，與「秋水軒尺牘」齊名，幼年讀私塾時曾背誦之。

「客途秋恨」認爲繆氏所撰，更見於曲中有句云：「小生繆蓮仙字，爲憶多情妓女，麥氏秋娟……」。但另有一說謂爲實是嘉應州才子宋湘（芷灣，嘉慶進士）所作。又有謂此曲出於張維屏（南山，道光進士）曲中加上「小生繆蓮仙」等句者，因張與繆在花叢中爭風，故加繆名以謔弄之。

近簡又文在「廣東之民間文學」一文中，有所考證，認爲「客途秋恨」一曲，必非繆蓮仙所撰，其理由有三：一、全曲廣州土語運用自然，非粵籍人士不能寫出。二、曲中有「羽書馳訊報，干戈擾江村，玉石俱遭焚」句，如傳說繆氏於嘉慶廿四年五十四歲時與麥妓眷戀，兩月賦別，後於五十六歲時，作此曲相思，考在此一段時期，粵恆平靖並無兵燹，有之，則在鴉片戰役發生時，而繆氏年已七十二矣，以其時考之，衰老之翁，何能尚有如此豔事，此曲非繆作明甚。三、所加自敘姓氏諸句，與全文相較，顯見拙劣，畫蛇添足，斷非繆氏原作。

簡氏更考證「客途秋恨」爲葉瑞伯所撰，葉生於乾隆五十一年，終於道光十年，四十五歲，其曾祖入粵經商，開設永興號於粵垣上九甫，遂寄籍南海，瑞伯經商桂粵間，嘗暹河上妓艇之湘籍娼女，後因湖南苗亂，失却聯絡。原曲撰至「任你天邊明月向別人圓」而止，是爲上卷，下卷則其後始續上者

據勞緯孟（前香港華字日報總編輯）在其「五百年人海滄桑錄」言：「向來相傳『客途秋恨』爲繆蓮仙所撰，其實撰者爲葉瑞伯，爲故友葉若孫之從堂伯叔祖，若孫爲吾言之。」而簡又文會從葉若孫受業，考證人物時期與地點，證據充足，瑞伯歸粵後，前情未斷，苦憶所眷，乃續作下卷，至道光十年下世，時在鴉片戰役，英軍侵粵前十年也。

歷來「客途秋恨」作者爲誰，論者不一，今考證實爲葉瑞伯，似可了却一宗廣東民間文學之公案矣。

古直教授鄙棄胡適

鄒魯海濱長國立中山大學時，適胡適赴港接受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，以胡氏爲當代著名學者，特派人持函赴港，請其於接受學位後，便道來廣州中大作一學術演講，胡氏欣然允諾。校中即張貼通告，盼屆時全校員生踴躍參加聽講。

詎知胡氏在港大接受名譽博士學位典禮中致答詞時，除歌頌港督德政外，並謂香港爲華南文化中心，措詞頗有語病。翌日省港各報均詳爲記載，守舊衛道之士噴有煩言。時中大中文系主任爲梅縣古直（層冰）教授，尤表憤慨，即向鄒校長陳言：謂胡適諛諛港督，爲帝國主義張目，而認爲華南文化不來自中原而以香港爲中心，更口不擇言意存輕視，應拒絕其來校演講，紀念總理之華南最高學府，豈能容其登壇放言。鄒校長頗感爲難，而古直振振有詞，聲言如不取銷演講，誓不出校門。此一事件轟動華南，古氏之名亦播傳各地。

古復在中文系提倡讀經，又於某年上書總統蔣公，請通令全國學校恭懸孔子像，謂孔子爲先聖，總理爲後聖，宜令全國學校恭懸聖像與總理同。於是「廣東復古」、「中大讀經」之說，爲新文化運動人士所嘲訐，胡適更於北方對中大讀經事加以苛評。古著論駁之，謂爲「妄誕鹵

莽，浮慕虛聲。」

古為廣東梅縣人，少年苦學自修，富民族思想，從與寧舉人羅霸其游。革命黨人姚雨平、謝良牧於梅縣松口創辦體育訓練班，實為秘密培養革命青年之所；古直年十五聞風慕義而投，既結業，任松口小學教員，常宣揚革命，與會黨、侯過等組織詩文社，常於汕頭大風日報投稿，署筆名曰層冰。民九年，與會侯等人赴廬山讀書，結廬曰抱齋，自書一聯曰：「門前學種先生柳，日暮聊為梁父吟。」以精古文詞，常在滬上各報發表，國學家王樸及康有為均賞識加青睞。

迨鄒海濱先生創辦廣東大學，延聘其擔任國文講席，其學歷一欄，自書「從無師承，自修自讀」，時文學院院長改聘郭沫若擔任，古氏從未一往其門，其崖岸自高如此。

抗戰時，中大選雲南激江，古未隨行，返其鄉任梅南中學校長。薛伯陵長沙會戰大捷，各界民衆立碑紀念，碑文即出其手，傳誦一時，遺著有層冰堂六種。章太炎嘗稱許其「陶靖節詩箋注」一種，謂為於乾嘉諸老後，獨樹一幟，可稱絕業云。

羅癭公病篤遺言

張昭芹輯嶺南四家詩，梁鼎芬、黃晦聞、曾剛父之外，其一即為羅癭公。羅名懋勳，字揆東，順德人。其父家劬，為翰林院編修，癭公幼承家學，聰穎過人，讀書過目不忘，才思敏捷，有神童之譽。比長，由鄉就讀羊城，入廣雅書院。曾一度從康有為游，列名萬木草堂，與梁啟超、陳千秋等並稱高第。光緒癸卯中副貢，惟屢試不售，潦倒場屋。後以優貢官京曹，官至郵傳部郎中。宣統三年，與樊增祥、易順鼎、林紓等集為詩社，雅集必選勝地，林氏繪圖，諸人繫以詩。民國肇建，歷任總統府秘書、國務院秘書、參議顧問等職，又嘗為袁世凱子寒雲業師，二年，梁啟超發起萬生園修禊會，與會者凡三十餘人，

癭公與夏曾佑、楊度、顧印愚、易順鼎均參加，一時顯詠，蔚為盛會，迨袁氏帝制自為，雖與有舊，不受其祿，且與主張帝制者涇渭自分，卓然不合，時論多之。嗣後益縱情詩酒，留連戲園，人皆知其對程艷秋特加栽培，有甚深之眷顧，既欣賞於坐科之時，復為延師習藝於出科之後，所耗益多。

其時，陳三立、樊樊山、易實甫諸遺老均聲氣相同，過從甚密，文酒之會，恆年不輟。癭公時方壯年，惟意志消沉，貧病交迫，復遭女死妻狂之痛，於民國十三年九月竟以哮喘病卒於東京巷德國醫院中，享年僅四十餘。

癭公在德國醫院中，曾賦絕句四首：

(一) 世人欲殺李太白。天意終存鐵漢樓。萬楚千辛都歷盡。又撐病骨入新秋。

(二) 故人每患音書絕。忽訝訛言已九原。一客相存報奇事。又求遺墨海王村。

(三) 吞針一鉢同羅什。袒臂痕痕似郭公。今歲再蒙天所赦。目標新號著姓翁。

(四) 「平生自詡安心法，每為噴癩損道功。今日病中才悟澈，萬緣減盡一心空。」

自註云：甲子四月舊疾復作，入居德國醫院。不覺已入秋矣。海內友朋音信隔絕，成此四章，聊代音書，癭公倚枕書。此為癭公最後遺作。關於身後事，癭公亦自草遺言，囑「死後，殮用僧衣，清制不適用，民國制殊所不喜，今生不能成佛登天，期之來生耳。碑文書詩人羅癭公之墓，最好請陳伯嚴先生書之。平生文詞，不足示人，詩略有一日之長，可請剛甫定正，送印以為紀念。」「程君艷秋義心至性，照揀古人，慨然任吾身後事，極周備，將來震長兩子善為報答。墓地能得香山最佳，恐辦不到。否則西山平近處多顯者別業，亦適者也。」

又有筆記兩則，為其公子宗震所代記者。其一云：「吾病喘，連夕不寐，備所苦，喘聲鄰屋皆震，兒子宗震叩之德醫克禮，克禮曰無害也。凡喘聲雄者，其與病魔戰鬥力強也，其去愈不遠矣。吾昨夕喘方作，憶克禮言，用自豪，旋入夢。」甲子五月癭公。

其二記夢云：「連夕不得寐，一夕，默誦觀世音大士號。自夜分至將曉，恍惚見大士坐紫竹林中。莊嚴慧麗，指若下小室曰，汝住此可也。時即不見大士，身已在小室中，天光海色，錯雜五采，瑋麗殊絕。欄外金色鯉魚長七八尺。游泳其下，帖然安止。大士之言所謂將心與汝安也。次夕亦恍惚至其處，則亦熟眠矣。三夕閉目即存想，遵途而行，經一岩下，細流百道，涓鳴清激，岩頂小梅千樹，寒月綴其嶺，小松娟竹，相間幽寂，岩腰一寺，亭宇窈深。榜曰寒溪寺，方小流連，一老僧問何向。吾答以承大士賜吾住處，今將往偃息也。僧言此地即汝住處。吾恍惚間，悟大士所命居或即此地耶，遂即棲止。比寤，則景物歷歷，無一忘者。意即吾前生所居抑吾他生栖禪之地。遇泉而止，吾將止於是矣。連夕睡既甚適，感大士恩，得安心處，永不退轉。恭請名輩圖而記之。甲子六月初五日癭記。」

此癭公手寫遺囑及其公子代錄之筆記，原由其子宗震保存。宗震病將不起時，交其族弟夢寐收藏，歷時三十餘載。頻年流離轉徙，夢寐從大陸來台，檢出原稿，已略有損毀，因重付裝池，攜來梁寒老處出語請題，寒老為跋數言曰：「余素仰癭公先生為當代絕慧，蓋傷心人別有懷抱者，然真知之者亦鮮，每誦先生『世世憤狂聊復縱，出無所詣誤成高』之句，斯真夫子自道矣，不禁擲筆悵惘也。民國甲辰夏六月。」

予曾將此册影印副本，存廣東文獻季刊社資料室收藏。